我的一生

美国，加利福尼亚州，洛杉矶

1959年4月19日，星期天下午

1　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仁慈的天父啊，能够来到你——我们的神和救主面前，实在是我们的荣幸。当我们听着那首美妙的诗歌“你真伟大”时，这让我们感到敬畏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真是伟大。今天下午当我们传讲你时，求你再一次向我们彰显你的伟大。许多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谈到我的往事。此时，求你给我力量和我所需要的，主。愿我在生活中所犯的一切错误成为一个踏脚石，能带领人们更亲近你。主啊，求你应允。愿罪人看到留在时空沙滩上的脚印，愿这些脚印能将他们带到你面前。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

2　［克罗弗弟兄说：“在你开始之前能先为这些手帕祷告吗？”］我很愿意。［克罗弗弟兄说：“这些和那些都是需要祷告的。”］好的，先生，谢谢你。这位圣徒——克罗弗弟兄，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。昨天晚上我有幸和他聊了一会儿。他告诉我，说他曾经修养过一段时间。但现在，在他七十五岁的时候，他又回到了事奉主的工作中。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累了。我以为自己累了，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。他刚把一些放在信封里的手帕啊等等的东西交给我。这些东西都在信封里，已经装好了。

3　如果你们收听广播的，或是在这里的人，希望得到一块这样的手帕，那“安琪拉圣殿”一直不断地把它们派出去；你要是愿意，那只要写信给“安琪拉圣殿”，他们就会为手帕祷告，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是合乎圣经的［徒19:11-12］，这是神的应许。

如果你希望我为你的手帕祷告，那我也很乐意这么做。你只要写信给我，寄到邮箱325号，325，杰弗逊维尔，拼写是J-e-f-f-e-r-s-o-n-v-I，两个L，e。印地安那州，杰弗逊维尔。如果你记不住邮箱号，那就写杰弗逊维尔也可以，那是个小城，大概只有三万五千人。那里每个人都认识我。我们很愿意为你的手帕祷告并且寄回给你。

4　一直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做得都很成功，因为……你还会收到一封随之寄去的信，告诉你世界各地的信徒每天早上九点、中午十二点以及下午三点都在祷告。你可以想象，在地球的另一边，即使是晚上，也有人爬起身来祷告。因此如果成千上万的信徒都在同一个时间为这个事工和你的疾病，向神祷告，那么神怎么也不可能拒绝这些祷告。所以，我们，正如我所说的，我们没有什么节目，我们一分钱也不想要，我们只是……只是想帮助你，这是我们来到这儿的目的。让我们……

5　又有人送来一堆手帕。即使你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手帕，也请你写信给我们。如果你暂时用不上，就把它夹在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9章。要寄给你的手帕是一小块白布条。信中指导你该如何先认自己的罪。（谢谢你）怎样承认你的罪。如果你不先与神和好的话，你就别想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东西。明白吗？然后上面还叫你的邻居和你的牧师来。如果在你的心里还对别人存有敌意，你就要先去与他和好，再回来祷告。在你家里开一个祷告会，将这手帕别在内衣上，并相信神。在每天的那三个时间里，世界各地都有信徒在祷告，形成一个祷告的锁链。

6　那手帕是你的，完全免费送给你。我们决不会事后再写信追着你要钱，或告诉你我们有什么节目要你赞助。即使我们需要你的支持，也没有什么节目让你支持。明白吗？我们这么做不是要留你的地址，我们这么做纯粹是要遵循主的事工。

让我们低头，如果你正坐在收音机旁，就把你的手帕摆在那里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按手在帕子上。

7　仁慈的主啊，我们把这些小包裹带到你的面前，有的可能是婴儿的小背心，有的是小内衣，有的是小鞋子，或是手帕，都是要寄给那些有病和受苦的人们。主啊，我们这么做是根据你的话语，因为我们读到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人们从你的仆人保罗身上拿了手巾和围裙，因为他们相信你的灵就在那人身上。结果恶鬼就出去了，病也退了，因为它们相信。那我们知道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圣徒保罗，但我们知道你还是那位不变的耶稣。我们求你成就这些人的信心。

8　有人说，一次以色列人因为顺服神，而后来陷入了困境，前面是海，两边是高山，后面是法老

的追兵。有人曾说："神从火柱中愤怒地向下观看，海就战兢，从中分开。给以色列人开了一条出路，让他们迈向应许之地。"

哦，主啊，当我们为了纪念你永活的真道，将这些东西放在病人身上时，求你再次向下观看。愿你从你儿子，那为我们而死成为赎罪祭的，耶稣的宝血中观看，使仇敌战惊退后，让这些人能进入你的应许——就是你愿我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。父啊，求你成就，我们心中抱着这样的态度，将这些东西寄出去，那是我们的目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些寄出去。阿们。

谢谢你，克罗弗弟兄。谢谢你，先生。

9 这次的复兴会到今晚就要结束了，我不知道今晚的聚会是否会在电台广播。但我想对通过电台收听的人们说，这次聚会是我多年以来参加的最好的聚会之一。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所参加的，最充实、和谐、最有爱心而且合作的很好的一次聚会。

10 ［有一位弟兄说："弟兄，我们会一直广播到下午四点一刻，整个加州南部，以及岛上的，船上的人都在收听你的信息，因为我们收到了各地发来的消息。你有广大的听众，成千上万的听众。"］谢谢你，先生。很好，很高兴听见这个消息。神祝福你们。

"安琪拉圣殿"在我心中一直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因为它坚持耶稣基督全备的福音。现在，看起来你们对我来说就更亲切了。每次聚会之后，我看到你们美好的属灵状况，就觉得自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是你们中的一员。我祈求神祝福你们。［听众鼓掌］非常感谢你们。

11 今天已经宣布了，我要讲一讲我的生平故事，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难事。许多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涉及这个内容。我没有时间讲得太详细，而只能讲一部分。我的一生中犯了许多错误，做过许多错事。我希望，电台的各位听众以及在座的会众，不要让我的错误成为你们的绊脚石，而是成为垫脚石，使你们与主耶稣更亲近。

12 今晚，我们会为今晚的医治聚会分发祷告卡。当我们说到医治聚会，并不是说我们要医治某某人，而是说我们为某某人祷告，是神在医治。神只是一直都施恩给我，垂听我的祷告。

不久前我曾跟一位著名的福音布道家的经理谈过话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那位福音布道家不为病人祷告，那位福音布道家对负责我聚会的经理说："这位福音布道家相信神的医治，但如果他开始为病人祷告，那就会影响他的聚会，因为他的聚会是那些教会赞助的，而这些教会有很多是不相信神医治的。"

我很尊敬这位传道人，因为他在持守自己的位置和责任。他可能……我永远不可能代替他的位置，我也怀疑他是否能替代我的位置。我们在神的国里都有各自的位置，我们都是连接在一起，恩赐虽有不同，但却同是一个圣灵。我是说，不同的彰显，但却是同一个圣灵。

13 那今晚的聚会是从……我记得他们说六点半是献唱会，如果你是通过电台收听的，那就请到时收听，一定会很美的，一向都是。

我想说，我希望这个聚会一结束，就马上派发祷告卡，聚会一结束就把祷告卡发给在座的，想要祷告卡的人。几分钟前我得到通知说，我的儿子或是毛瑟弟兄或歌德弟兄，他们会分发祷告卡。到时请大家坐好，聚会一结束，请大家留在原位坐好，这些年轻人会一排一排的，尽快将祷告卡分给大家。不管你是坐在楼上，还是坐在楼下，不管你在哪儿，在一楼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，请留在原位，这样他们就知道你要祷告卡了。然后今晚我们会为病人祷告。如果神没有改变我的主意，今晚我要传讲的主题是"若你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满足了"。

14 今天下午，在开始我的生平故事之前，我想先读一段经文。是在《希伯来书》13章，让我们从……从12节开始读。

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就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

那这就是主题。你们知道，如果只是一个人的生平故事，或任何属于人的东西，那就没有什么荣耀的，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有着一段如此黑暗往事的人。但我想，如果我们读圣经，神就会祝福他的话语。我的主题是："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"

15 我知道你们非常喜爱洛杉矶，你们有权爱它。它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，尽管烟雾很重等等，但仍不失为一个美丽的城市，气候很好。但这座城不能常存，总有它到头的一天。

我曾站在罗马，站在那些伟大的帝王们居住过的城市，他们以为自己建造了一座不朽的城市，但到头来你要挖二十英尺才能找到它的废墟。我曾站在埃及法老们统治过的伟大王国上，但你也要向下挖才能发现那些伟大的法老们所统治过的地方。我们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城市，我们居住的地方。但记住，这些都不能常存。

16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我经常到一棵巨大的枫树下。在我的家乡有很多硬木林。我们有一种枫树——糖枫树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硬枫树和软枫树。这棵巨大的树，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树。每当我从田里割完牧草和庄稼回来的时候，我总喜欢坐在那棵大树底下，抬头望着它。我看到它粗壮的树干，繁茂的枝叶在风中摆动，我说："你知道，我相信这棵树能活上几百年。"但不久前我再去看这棵树的时候，却只剩下些残干枯枝了。因为"在这里我们没有常存的城。"

是的，任何你在地上所看到的东西都没有一样是常存的，都有它朽坏的时候。任何朽坏的东西都要让位给那不能朽坏的。所以不管我们的高速公路建的多好，楼房盖的多美，这都会过去的，因为这里没有长存的东西，惟有那不能见的才会长存。

17 我记得我们住的那间房子，是用原木和泥巴搭的旧木屋。可能现在很多人从未见过这种用原木和泥巴搭的房子。那房子是用一些大原木和泥巴盖起来的。我以为那间房子会竖立几百年，但你知道，那地方如今已经变成住宅区了，全都变了，什么事都在变化。但……

18 我看到我父亲，他个子不高，但很强壮、很结实。他是我所知道的，最矮小强壮的人。一年前我遇到了库茨先生，他以前曾跟我父亲一起伐木，是个伐木工。库茨先生是我的好朋友，是第一浸信会的执事。他对我说："比利，你应该是个很强壮的人。"

我说："不，我不行，库茨先生。"

他说："如果你像你父亲，那你就是了。"他说："我见过你父亲，他体重不到一百四十磅，却能一个人将九百磅的大原木装上车。"他就是知道怎么干活，他很强壮。当我母亲叫他吃饭时，我就看到他就进来冲洗准备吃饭。

19 我家前院有一棵老苹果树，后院还有三四棵小的。在树中间挂着一面老式，已经破了的大镜子，由几根弯曲的钉子固定在树上。如果在座的有木匠的话，那有点像你们所说的"衣服钩子"。那些钉子被弄弯，用来固定镜子，那里还有一把旧的锡制梳子。有多少人见过那种老式的锡梳子？我还能想到它的样子。

另外还有一张洗脸用的小长凳子，其实就是一块用几根歪斜的凳脚支撑的木板，靠在树上。还有一架老旧、生了锈的小抽水机，用来打水，我们就在这棵树下洗漱。以前我妈妈总是用装粮食的袋子做毛巾，你们谁用过这种用粮食袋做的毛巾？哦，我感到自己好像到家了。那是一种又大，又粗糙的毛巾！当妈妈给我们小孩子洗澡时，每次我们都觉得她把我们的皮都给搓掉了。我还记得那种旧粮食袋子，母亲还会从袋子上拉出一些线做成穗子装饰毛巾。

20 有多少人睡过干草床？哦，好家伙！有多少人知道谷壳做的枕头？哦，克罗弗弟兄，我肯定是到家了，没错。干草床，不久前我还睡过干草床，它……睡在上面很舒服，很凉快。到了冬天，他们就在上面铺上一条旧毛毡，然后再在上面拉上一块帆布，因为雪会从房子的裂缝中吹进来。你知道，那个老房子的房盖会被掀起来，雪就会吹进来。哦，我对这些印象太深了。

21 我爸爸过去常用的一把胡须刷子，你们一定没见过这个。那是一种用玉米外壳做的，用玉米壳做的刷子。他用妈妈自制的碱性肥皂调好后，再用那把玉米壳刷子把它涂在脸上，然后用一把又大

又旧的剃刀来刮胡子。到了星期天，他就用一张纸，沿着他的赛璐珞衬衣领子贴上一圈，以防止泡沫沾到他的衬衣领子。你们见过这种做法吗？哦！

22　我记得在山下有一眼小小的泉水，我们从那里取水喝，用一个旧的葫芦瓢来舀水。你们有多少人见过葫芦瓢？哦，你们到底有多少人是从肯塔基来的？哦，瞧，这里有这么多肯塔基人，我简直是到了……我以为这里的人都是从俄克拉何马和阿肯色来的，但看来，肯塔基人也迁到这里来了。可能是前几个月那些人在肯塔基挖石油，所以就有很多人迁到这边来了。

23　我记得，当父亲进来，洗手准备吃饭时，他就卷起袖子，露出那粗短结实的胳膊。当他用手捧起水来洗脸时，他胳膊上的肌肉就鼓起来。我说："你知道，我爸爸肯定能活到一百五十岁。"他是那么强壮！但他五十二岁就去世了。看到吗？"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。"是的，我们不能永远常存。

24　我们每个人都回忆一下。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往事，像我一样。时不常漫游一下记忆的长廊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你们不这么认为吗？我们回去，咱们都回到过去，回到我们拥有同样经历的童年。我生平故事的第一部分，我只简单的谈一下，因为它都在那本书里，你们很多人都有那本书。

25　我出生在一个小木屋里，是在肯塔基的山区。我们住的地方只有一个房间，地上没有地毯，甚至连木板都没有，只是光秃秃的地面。一个树墩，树墩上有三条腿，这就是我们的桌子。所有的小伯兰罕们要么都挤在桌子周围，要么就在小木屋前面的地上打滚，我们这一大群孩子看上去就像一窝负鼠在地上打滚，你知道，就是我所有的弟弟们。我们弟兄共有九个，还有一个小妹妹。跟我们这帮男孩子在一块，可真是够她受的。想到我们小时候所做的事，至今我们还很尊重她。她不能跟我们到处跑，她总是落在后面，因为她是个女孩儿，你知道，她受不了这些。

26　我记得在桌子后面只有两把椅子，是用树皮做的；就是把山核桃树的树苗扎在一起，然后再用山核桃的树皮编成椅子面。有人见过这种山核桃树皮做的椅子吗？是的，哦，我几乎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。后来我们搬进了有木地板的房子，妈妈总是把孩子们抱在腿上，摇晃着那张旧椅子，"咣铛""咣铛"地碰撞着地板。我还记得为了不让小孩子们跑到门外去，当她洗衣服或做别的事时，就把椅子斜顶着门，这样她去泉边打水或做别的事情时，孩子们就没法出去了。

我妈妈生我时十五岁，爸爸十八岁，我是九个孩子中的老大。他们说我是早上出生的。

27　那时我们家很穷，是穷人里面最穷的。我们的小木屋连个窗户都没有，只有一扇小木门能打开。恐怕你们都没有见过那样的房子。把那扇木门打开就等于是开窗了。白天，那小木门就老是开着，夜里就关上。那年头我们没有电，也没有煤油灯，我们用一种"脂油灯"。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脂油灯。那，你们……你们有没有买过……有没有烧过松明？就是把一块松节点着，放在一个盖子上烧。它会冒一点烟，但反正我们也没有家具，不怕熏，只有那间小木屋会熏黑，但那木屋通风很好，因为屋顶有足够的通风口。

28　我生于1909年4月6日。当然你知道，我现在"二十五岁"出点头儿。我出生的那天早上，我妈说他们打开窗户……那时我们没有医生只有接生婆，而那接生婆就是我姥姥。我刚一出生，一开始哭，母亲想看看她的孩子，其实她自己也不过是个孩子。他们打开窗户，当时天刚蒙蒙亮，差不多是五点。当时有一只知更鸟站在窗外的小树上。你们都在我生平故事的书上见到了它的图片。一只知更鸟站在那儿尽情的唱着。

29　我一直很喜爱知更鸟，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，不要打我的知更鸟。你知道，它们……它们……它们……它们是我的鸟儿。你们有没有听过知更鸟的胸脯是怎么变红的传说？我在这儿先停一下。它的胸脯是怎么变红的。有一天，万王之王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在那儿受苦，没有人帮助他。但有一只棕色的小鸟想把那些钉子从十字架上拔出来，它就不停地往十字架上飞，去拔那些钉子。但它太小了，怎么也拔不出那些钉子，于是它的胸脯被血染红了。从那以后，它的胸脯就一直是红色的。孩子们，不要打它，别碰它。

这只鸟站在门外面，一直不停地叫着。我爸爸就把门推开。我妈妈说，当他把门推开的时候，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道光，一下子就旋转着飞了进来，悬在床上。姥姥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30 我们家的人没有什么宗教信仰，我们家族都是天主教徒。我父母都有爱尔兰人的血统。我父亲是纯正的爱尔兰人，姓伯兰罕；我母亲姓哈维，她父亲娶了一个切诺基印第安人，中断了一点爱尔兰的血统。我父母都不上教堂，他们的婚礼也不是在教堂举行的，他们根本没有一点宗教信仰。在那山上连个天主教堂都没有，早期伯兰罕家族的两个拓荒者来到那里，整个伯兰罕家族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这就是我们家的家谱。

31 后来她打开……当他们打开窗时，那道光就悬在那里，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妈妈说，父亲为了我的出世买了一件新的工作服，他双手插在工作服的口袋里，就是过去伐木和搬运工穿的那种衣服。他们都给吓傻了。

32 我出生后大约十天左右，家里人带我去了一间叫做“负鼠王国”的小浸信会教堂，“负鼠王国浸信会”，一个很怪的名字。那里有一个巡回老牧师，这个传统的浸信会传道人每两个月到那里一次。人们会一起聚会，但只是唱一些歌，不过当巡回传道人经过时，他们就会开一次布道会。每年他们都会凑一袋南瓜和一些土产给他作为酬劳。那个老传道人经过时，我还是一个小婴儿。他为我祷告，那是我第一次上教堂。

33 就在我大约两岁多的那一年，第一个异象临到了我。

后来山里的人都知道有一束光进到我家里。于是他们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有人说那一定是屋里的镜子反射太阳光造成的，但我家屋里并没有镜子，而且那时太阳还没出来，太早了，才五点钟。不久，人们就不再理会这事了。当我差不多有三岁的时候……

34 我必须要诚实。这里有些事是我不想说的，我巴不得能避过去不说了。但你一定得说真话，只要事情牵涉到你或是与你有关的人，那你就必须要把实情说出来。说话要诚实，而且一直都要这样。

我爸爸是个的跟宗教一点边都不沾的人，他是个典型的山里人，整天不停地喝酒。有一次在山里的一个集会中，他卷入了一场打斗，有两三个人差点在打斗中丧了命。他们开枪，用刀子互相乱砍。我爸爸是这次斗殴的一个头头儿，因为他的一个朋友用椅子打人，后来这人自己也受了伤。有人拔出刀来要把他砍倒，刺透他的心脏，于是我爸爸就冲上去了。那一定是场恶斗，因为他们从好几英里以外的伯克斯维尔，派了一位警长骑马来追捕我爸爸。

35 那个人躺在那儿快死了，也许他的亲戚朋友正在收听，我要说出他的名字，他叫维尔·雅博罗。我想他有几个孩子可能也在加利福尼亚。他是个恶霸，是个很粗野的人，曾用栅栏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打死了。他是个又凶又恶的人。当时他跟我父亲之间动了刀子，我父亲差点把他给杀了，最后只得逃离肯塔基，过河到了印地安那。

36 当时我父亲的一个哥哥住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，是肯塔基，路易斯维尔，伍德·马赛克锯木场的助理总监。于是我爸爸就去找他的哥哥，我爸爸是十七个弟兄姐妹中最小的一个。于是爸爸去找他的哥哥去了，他在外面呆了差不多有一年。他没办法回家，因为到处都在抓他。后来我们从他用假名写的信上得到了他的消息，他告诉我母亲如何跟他取得联系。

37 我记得就在我家小木屋的后面有一眼泉水。在那段时间之后……我和我下一个弟弟相差有十一个月，那时他还只会爬。有一天我手里拿着一块大石头，要让他看看我多有劲，能把这石头扔进烂泥里去，那是泉水流出地面形成的一大片烂泥地。这时我听到树上有鸟儿唱歌的声音，我抬头往树上看，那鸟儿就飞走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一个声音向我说话。

我知道你会认为我不可能记得这件事。但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审判者——主神，他知道我说的是事实。

38 当那只鸟飞走时，就从它所在的树上，发出了一个声音，就像风刮过树丛的声音，那声音

说：“你会住在一个叫新阿尔伯尼的城市附近。”从我三岁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我都住在印地安那州离新阿尔伯尼不到三英里的地方。

我进屋告诉了我母亲，而她以为我只是在做梦或什么的。

后来我们搬到了印地安那州，我父亲为一个叫瓦绅的富人工作。他是瓦绅蒸馏酒厂的老板，拥有大量的股份，是路易斯维尔上校捧球俱乐部的百万富翁。我们就住在那附近。我父亲虽然穷，但离了酒他什么也不能做，于是他就自己酿造威士忌，

这下我就倒霉了，因为我是老大。我不得不给他的蒸馏器打水，使造威士忌的蒸馏管保持冷却。他把制成的威士忌卖了，又买了两三个蒸馏器，这是我不愿意提起的一段往事，但却是事实。

39 记得有一天，我哭着从谷仓来到那房子。那地方后面有一个池塘，他们经常从那池塘里凿冰。你们很多人记得从前人们把凿下的冰块放在锯末里，那也是瓦绅先生在乡下储存冰块的办法。我父亲是他的司机，私人司机。这个池塘里有很多鱼。他们凿了冰放在锯末里，到夏天，当冰溶化了以后，水是很干净的，有点像湖冰。他们就用来放在牛奶或酒桶周围保持冷却，而不是用来喝的。

40 有一天我去到后面的那台抽水机那里打水，抽水机离我家有一条街那么远。我当时嚎啕大哭，别的孩子都不用干这活，因为放学后，其他的孩子们都到池塘钓鱼去了。我特别喜欢钓鱼。他们都去了而我却去不了，因为我还要为蒸馏器打水。当然，我谁也不能告诉，因为当时酿私酒是违法的。我那时真是苦啊！记得我当时一路瘸着脚走来，我的脚底下绑着个玉米棒，这样就不沾泥了。你们有过这经历吗？把玉米棒像这样放在脚下面，用绳子绑紧。它能让你的脚趾头翘起来，就像个乌龟头，你知道，都翘翘着。有这么个玉米棒在我脚底下，那不论我走到哪儿，你都能找到我。我就穿着它，我没有鞋子穿，所以我们从来不穿鞋，有时过了半个冬天都没穿过一双鞋。如果有鞋子穿，那也是捡来的或别人送的。我们的衣服也是别人或慈善机构送的。

41 我就在那棵大树下哇哇地哭（那时正是九月份），因为我想去钓鱼，但我却不得不用装糖浆的小桶给那几个大缸装满水。那种桶有这么高，能装半加仑水，当时我只是个七岁大的小孩儿。我要把水倒进一个大缸里，再回去抽两桶水。我们的水就是从那儿得来的。因为晚上，那些人要和我爸爸在房子里喝这些玉米威士忌。

42 我在那里哭着。突然间，我听到好像旋风似的声音，就像这样（希望我学的声音不会太大，）“呜……呲，呜……呲……”。就像这种声音，但四周却格外安静，我左右看看，它就像一阵小旋风，我相信你们称之为小龙卷风。每年秋天玉米地里都会刮这种风，把落叶等等都卷起来，是当叶子开始变黄的时候。我是在谷仓和房子中间的那棵大白杨树下听到那声音的。我四处察看，就像在这会堂里一样安静，没有一个树叶在动。我想：“那声音从哪儿来的？一定不是从这里来的。”我当时还是个孩子。那声音却越来越大。

43 我拎起那个小桶，又哭了几次，准备上路；当时我正在休息。我刚离开那棵大树没几步，也就走到那棵大树的树枝外面，哦，那旋风的声音就响了起来。我回头一看，一股旋风出现在树的中间，绕着树旋转，树叶也跟着翻卷。我想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，因为每年秋天这个时候都会刮旋风，我们叫它旋风，卷起地上的尘土，就像你们在沙漠里见到的那样。我注视着它，但它一直没有离开那棵树。通常旋风刮一阵就消失了，但这个旋风却刮了有两分多钟了。

44 我就继续上路了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这次，一个人的声音，就像我的声音一样那么真，说：“永远不可喝酒、抽烟，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，长大后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。”妈呀！这简直把我吓死了！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家伙的感受。我丢下那些桶，声嘶力竭地尖叫着，拼了命的跑回家里。

45 在那边乡下有一种很毒的铜斑蛇。母亲从院子里迎着我跑出来，以为我踩到了一条铜斑蛇。我跑过去，跳进她的怀里，尖叫着搂着她，亲她。她说：“怎么啦？你被蛇咬了吗？”她上下检查着我。

我说：“没有，妈妈。那边树上有一个人！”

她说：“哦，比利，比利，怎么啦？你是不是在做梦呀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的，妈妈。那树上有一个人，叫我不要喝酒、不要抽烟、不可喝威士忌等等。”

46 当时我正在为酿私酒的作坊打水，他说：“永远不要喝酒、抽烟，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。”一个年轻男人与一个女人在一起，做那种事，这是不道德。凭心而论，我从没有犯过这样的罪。神在这方面帮助我，不让我做这种事，等一会儿我继续讲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。那声音说：“永远不要喝酒、抽烟，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，等你长大了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。”

我把这些告诉了妈妈，而她只是笑我。我当时真是歇斯底里了，母亲就请来了医生，医生说：“他只是神经紧张，没什么大问题。”于是妈妈就哄我上床。从那天以后，我再也不敢经过那棵树了，我吓死了。我会走院子的另一边，因为我以为树上有个人与我说话，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低沉的声音。

47 大约一个月后，有一天我和弟弟们正在前院玩玻璃球，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临到了我。我就停下来，坐到一棵树边。我们那里正处在俄亥俄河上游的岸边，我朝着杰弗逊维尔看去，我看到那里有一座桥架在河上，我看见十六个人（我数过的）从那桥上掉了下去，丧了命。我飞快地跑去告诉妈妈这件事，她以为我在做梦，但我父母记住了这件事。二十二年以后，就在我异象所见的同一个地点架起了一座市政大桥，也就是你们很多人经过的那个桥，在建桥过程中死了十六个人。

异象从来没有落空过，它是完全真实的，就像你们在这个礼堂里所见到的，一向都是这样。

48 当时他们以为我只是神经紧张，不错，我是个神经紧张的人。如果你注意一下，就会发现，那些有属灵倾向的人都是一些神经紧张的人。看看那些诗人和先知，看看威廉·考伯，他写过那首著名的诗歌“有一血泉，血流盈满，涌自耶稣肋边”，你们知道这首歌。不久前我站在他的墓前，尤利乌斯弟兄，我想是的，我记不清了，没错，他也跟我们在一块。威廉·考伯写完那首诗歌之后，灵感离开了他，他就想找条河自杀。看，灵已经离开了他。像诗人、作家……哦，不，我是说先知。

49 看看以利亚，他站在山上曾叫火从天而降，又叫雨水降在地上；但当神的灵离开他，他竟因一个女人的威胁而逃命。四十天之后神发现他躲在一个山洞里。

再看看约拿，当主恩膏他去尼尼微传道时，他有足够的启示，甚至让一个像圣路易斯那么的城市都披着麻衣悔改。但当神的灵离开他后又怎么样呢？神的灵离开他后，我们看到他在山上求神取走他的性命。你们看，是灵感。当这些事发生时，就会对你产生影响。

50 我记得后来我逐渐长大，成了一个年轻人。（在下面的时间里，我会尽量快点讲）当我长大成了年轻人，我的思想跟所有的青年人一样。我去学校，去找那些女孩子。你知道，我人很害羞。不过，我最终也结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就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，我估计那时我大概十五岁。哦，她很漂亮，她有一双像鸽子般的眼睛，牙齿白的像珍珠，脖子像天鹅一样，她真的是很漂亮。

51 还有一个男孩子，他……我们是好朋友，他开着他爸爸的老式T型福特车，我们就一起去跟女朋友约会了。我们要拉着她们去兜兜风，于是就加满了两加仑的汽油。我们必须得顶起后轮，去转动曲柄。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那种汽车，要发动汽车就得转动曲柄，但我们一路还都很顺利。

我口袋里有几毛钱，我们在一个小商店前停了下来，那里你用五分钱就能买到一份火腿三明治。哦，我真有钱，我能给他们四个人都买一份！吃过三明治，喝了可乐之后，我把瓶子送回店里去。当我出来时，我吃了一惊：我的小鸽子正在抽烟！那时女人刚刚开始从恩典，或者说是从女人的本位上堕落了。

52 我一直都对女人抽烟有看法，自那时起我也一直没有改变这一看法。是的，女人抽烟是最下贱的事，这绝对没错。我想到……现在的香烟公司可能会找我麻烦。不过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那是魔

鬼的伎俩，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杀手和破坏者。我宁愿我的孩子成为一个酒鬼也不愿他成为烟鬼，真的，我与其看着我老婆醉倒在地上，也不愿看到她叼着烟卷。那简直……

53 这个与我同在的神的灵，如果他是神的灵（你也许会有疑问），但你们抽烟的人要是上到台上，你们就绝对逃不过去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只要你看看，每次当那些吸烟的人走到台上时神怎样谴责这罪就知道了。吸烟是很恶劣的事，远离它！女士们，如果你已经染上这罪，奉基督的名赶紧远离它。它会毁了你，会杀了你，它里面全是癌症。

医生警告过你，然而他们却还将这种东西卖给你。如果你们到商店去，说："我要买五毛钱的癌症。"他们就会把你当疯子关起来。但当你买五毛钱的烟时，其性质是一样的，这是医生说的。哦，这个为金钱发疯的国家！坏透了。这已经被证明了。

54 当我看到那个漂亮的姑娘自以为潇洒地夹着一枝香烟，那差点让我背过气去，因为我确实认为我爱她。我想："哎……"

你知道，有些人说我是个"恨恶女人的人"，因为我总是反对某些女人，但我不是反对你们这些姐妹。我反对的是那些现代女性的行为。是的，好女人是应该受人称赞的。

55 记得我父亲的酿酒作坊还在运作的时候，我必须得在那里提水帮忙。我看到那些不超过十七八岁的女子，在那里跟那些像我现在这把年纪的男人一起醉酒。为了给她们醒酒，那些人就给她们喝浓浓的咖啡，好让她们回家给丈夫做晚饭。哦，等等这些事情。我说："我……"我当时给她们的评价就是："不值得用一颗干净的子弹把她们干掉。"是的，我厌恶这种女人。我现在要格外小心，避免还想着这类事。

56 但一个好女人是男人冠冕上的宝石，是应该受到尊重的。我母亲是女人，我妻子是女人，她们都是可爱的女人，我还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姐妹是我非常尊重的。如果她们能尊重神造她时的样式，做一个贤妻良母，那就没问题。妻子，是神赐给男人最好的礼物之一。除了救恩，妻子是神给男人的最好礼物，如果她是个好妻子的话。但如果她不是的话，所罗门说："一个好女人是男人冠冕上的珍珠，而坏女人是男人血中的水。"是的，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糟糕了。所以，好女人……弟兄，如果你有一个好妻子，你应该向她表示最崇高的敬意。是的，你应该这么做。一个真正的女人！孩子们，如果你有一个好妈妈，呆在家里尽心照顾你，给你洗衣服，送你上学，教你认识耶稣，那你就应该全心尊敬你亲爱的妈妈。你应该尊敬这样的女人，是的，先生，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母亲。

57 人们说肯塔基的山里人是文盲，把他们描绘成卡通片里的人物。然而那里的老妈妈可以到好莱坞，教导你们这些摩登母亲怎么养你们的孩子。如果她的女儿晚上回到家时头发蓬乱，嘴唇上抹着……（你们管那玩意儿叫什么来着？）脸上涂得花里胡哨的，衣裳不整，整夜泡在外面喝酒，弟兄啊，她会从山核桃树上掰下枝子，让她女儿再也不敢乱跑了。我告诉你，她……如果多一点管教，好莱坞就会学乖一点，整个国家也会好一点，真的。可是有人说："赶时髦吧！"那是魔鬼的一个圈套。

58 再回头说那个姑娘。我看着她，心在流血。我想："可怜的小东西。"

她说："比利，你要抽一根吗？"

我说："不要，小姐，我不抽烟。"

她说："你说你不跳舞？"他们想去跳舞，但我不去，他们说在一个叫桑树公园的地方有个舞会。

我说："不，我不跳舞。"

她说："你不跳舞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那你还有什么乐趣呢？"

我说："我喜欢钓鱼，喜欢打猎。"可是这些她都不感兴趣。

于是她说：“抽支烟吧。”

我说：“不，小姐，谢谢，我不抽烟。”

59 我正站在汽车的踏板上。你们记得，在老式的福特车上有一块踏板。我站在那块踏板上，她和我先前是坐在后座上的。她说：“你真的一支烟也不抽吗？我们女孩子倒比你还有勇气。”

我说：“不抽，小姐，我相信我不会抽的。”

她说：“你真是个娘娘腔。”哦！我宁愿作大坏蛋比利，也不愿被人骂是娘娘腔。我曾想成为一个职业拳击手。于是我说：“什么？娘娘腔，娘娘腔？”

60 我可忍受不了这个，我说：“把烟给我！”我伸出手，说：“我要让她看看我是不是娘娘腔。”我接过了那支烟并开始划火柴。我知道你们……我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我只负责告诉你事实。当我开始点烟的时候，我当时下了决心要抽烟，就跟我现在拿起这本圣经一样确定，这时，我听到那种“呜……呲……”的声音。我又试了一次，就是无法把烟送到嘴边。我哭了起来，把烟扔在地上。他们都在嘲笑我。我走路回家，我穿过田野，坐在那里哭了起来。生活真是苦啊。

61 我记得有一天，爸爸准备与孩子们下河去。我和我弟弟必须划着一条小船在河里来来回回寻找装威士忌的瓶子。我们在河里捡瓶子，每捡到一打可以换五分钱。爸爸和我一起，他有一个小扁……那些瓶子能装半品脱的酒。河边有一棵被风吹倒的树。那天爸爸和唐布什先生在一起，他有一条很好的船。我想法子讨好他，因为我想借他的船。他的船有个很好的舵，而我们的没有。我们的只能用桨来掌握方向。我真希望他能让我用他的船。他是个电焊工，给爸爸做蒸馏器。他们双脚跨在树上。我父亲从后兜里掏出一个扁形的威士忌酒瓶，他递给唐布什先生，他喝了一口又递回给爸爸，爸爸也喝了一口，就把酒放在从树上伸出来的一根枝子上。唐布什先生拿起酒对我说：“你也来一口吧，比利。”

我说：“谢谢，我不喝酒。”

他说：“姓伯兰罕的竟不喝酒？”他们几乎每个都抱着酒瓶死的。他说：“姓伯兰罕的不喝酒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，先生，不喝。”

我父亲说：“他不喝酒，我养了一个娘娘腔。”

62 连我爸爸也叫我娘娘腔！我说：“把酒瓶给我！”我把瓶塞拔出来，决意要喝。当我举起酒瓶时，“呜……呲……”我把酒瓶还给他们，哭着拼了命地跑过田野。有什么东西不让我喝酒，明白吗？我不能说我有多好，我已经决定要喝了，但是神的恩典，奇异的恩典阻止我去做那些事。我自己想要做，但他不让我做。

63 后来，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，我遇见了一个女孩，她非常可爱。她是属于“德国路德会”的。她姓布兰巴，这个姓是从布兰珀演变来的。她是个好姑娘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也不跳舞。很好的一个姑娘。我和她接触了一段时间，那时我已经二十二岁了，有足够的钱可以给自己买一辆旧的福特车，于是我们就一起外出约会了。那时候附近没有路德派教会，他们已经从霍华德公园迁走了。

64 有一位牧师，就是在宣教浸信会按立我的罗伊·大卫博士。阿普肖姐妹……就是叫阿普肖弟兄来找我，应该说是跟他提起我的那个罗伊·大卫博士。他传道并建立了第一浸信会，哦……我想不是第一浸信会，哦，是叫宣教……宣教浸信会，在杰弗逊维尔。当时他在那里传道，我们晚上去参加聚会，然后再一起回来。我从来没有加入教会，我只是想跟她一起去。因为我主要就是想跟她一起去，我还是干脆明说了吧。

65 我们一起去聚会，有一天我……她出身在一个良好的家庭，我开始想：“瞧，我不该浪费这个女孩的时间，我这样做不对。因为她是一个好女孩，而我却是一个穷小子。”那时我父亲的身体已经垮了，我没有办法养得起像她这样的女孩子，她有一个很好的家，而且地上还铺着地毯。

66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地毯时，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我绕着地毯边上走。我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东西。“他们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铺在地上呢？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地毯。那是一种……我想那是编织毯的一种，我也可能弄错了。好像是用柳条之类的东西编的，它铺在地上，中间由美丽的红、绿两色条纹间隔编织而成，很漂亮。

67 记得，后来我就决定，要么向她求婚，要么就离开她，让其他条件更好，能对她好，又能给她更好生活的男人娶她。我会对她好，但当时我每小时只挣二毛钱，所以我不可能让她过好日子。我还得照顾全家，我爸爸身体垮了，我必须得照顾所有的人，所以当时我真的很艰苦。

68 我想：“好吧，我干脆告诉她，我不会再找她了，因为我怕毁了她的一生，怕她跟我受一辈子苦。”我想：“如果有一个男人能够拥有她、娶她、给她一个美满的家庭，那么我即使不能娶她，但能知道她幸福也就够了。”

可我又想：“但我实在舍不得放弃她！”这下可把我给折腾苦了。我天天都想着这事。但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要她嫁给我，每天晚上我都下定了决心，“要向她求婚！”那情形就像，就像心里揣了一个小兔子。你们在座的弟兄们可能都有过这种经历。那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我的脸发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但就是死活也开不了口。

我想你们可能奇怪，那我最后到底是怎么结的婚。你知道吗？我写了一封信向她求婚。不是那种普通的“亲爱的小姐”之类的信，而是更那个什么的（你们都知道啦），有点爱的那种，不是那种像写报告似的，而是……哎呀，反正我是照着最好的来写了。

69 我有点怕她母亲。她母亲……她这人有点难处。但她父亲倒是个文雅的荷兰人，是个老好人。他是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和弟兄会的组织者。那时他每月能挣五百块钱，而我一个小时才挣两毛钱，居然想娶他的女儿。哦，我估计这一定不行。她母亲非常……她是个好人，是那种上流社会的高雅夫人，你知道，是那种很高贵的女人，因此我和她不太投机。我只是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，她一定认为她女儿厚普应该跟层次较高的男孩交往。我认为她想的没错，但那时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。

70 我想：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不能问她爸，更不敢问她妈，所以最好还是先问问她。”这样我就写了封信，在早晨上班的路上，把它扔进了信箱。这是星期一早上的事，而那个星期三晚上我们要一起去教堂。所以那个星期天我都在寻思着该怎么告诉她我要娶她，但就是鼓不起足够的勇气。

我把信投入信箱之后，在上班时我突然想到：“如果她母亲拿到那封信怎么办？”哦，麻烦啦！这时我才意识到若是她母亲拿到了信，那我就倒霉了，因为她对我没有多少好感。哦，我汗都出来了！

71 那个星期三的晚上，我来到她家。我想：“我怎么进去呢？若是她妈妈拿到了信，她非得整我一顿。若是厚普拿到就好了。”我在信封上写的是厚普收。我想：“我是写给厚普收的。”也许她还没有收到。

不过我还算明智，没有把车停在外面，按喇叭叫她出来。哦，如果一个男孩连走到房门口敲门找那女孩的勇气都没有，他还有什么资格跟她一起出去呢？绝对没错。那样做就太傻、太庸俗了。

72 于是我停好我的旧福特车，你知道我把它擦得铮亮。于是我走上去敲门。天啊！是她的妈妈来开的门！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！我说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还好吧？布兰巴太太？”

她说：“还好，你好吗，威廉？”

我想：“啊……哦……她叫我威廉！”

她又说：“你要进来吗？”

我说：“谢谢。”我进了屋，说：“厚普准备好了吗？”

正说着，厚普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，她那时只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。她说：“比利，你好。”

我说：“你好，厚普，你准备好去教会了吗？”

她说：“马上就好。”

我心里想：“哦，她没收到，她没收到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；厚普也没有收到，这就好了，否则她一定会跟我提的。”于是我感到轻松些了。

73 到了教堂，我又突然想到：“要是她真地收到了，怎么办呢？”我再也听不进大卫博士在讲什么了。我偷偷看着她，心里想：“也许她只是暂时忍着，等出了教堂后，她就要骂我为什么写这种东西给她了。”我根本没听到大卫博士讲什么。过一会，我又望望她，心想：“我真是不愿意放弃她，哎，摊牌的时候到了。”

聚会结束后，我们就一起过马路，走向我的老福特车，准备回家。那天晚上月亮很亮，我望着她，越看越觉得她可爱。伙计，我一边看着她一边想：“我多想娶她啊，但恐怕我没那个福气啦。”

74 又往前走了一会儿，你知道，我又看看她，说：“今晚你感觉怎么样？”

她说：“哦，挺好。”

我们停了车，下来后绕过一个拐角，就到了她家。我和她已经到门口了。我想：“瞧，也许她根本就没收到那封信，我干脆忘了这事吧，至少我还有一个星期的'恩典'时期。”于是我感觉好多了。

她说：“比利？”

我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她说：“我收到你的信了。”啊！天呀！

我说：“你收到了？”

她说：“嗯。”她继续走着，不再说话了。

我想：“女人啊，说话呀！要么赶我走，要么告诉我你怎么想的。”我说：“那你……你看了吗？”

她说：“嗯。”

啊，你知道女人多会吊人胃口。哦，我不是指那个意思，你明白吗？我是想：“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呀？”于是我又问：“全都看啦？”

她的回答还是：“嗯。”

75 那时我们已经走到门口了。我想：“哦，拜托了，可别在门口让我出洋相呀，我可没办法说服你的父母，快告诉我呀！”于是我就等着。

她说：“比利，我愿意嫁给你，我爱你。”愿神祝福她的心，如今她已经在荣耀里了。她说：“我爱你。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事告诉我们的父母，你说呢？”

我说：“亲爱的，这样吧，咱们一半一半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你去告诉你妈，我就去告诉你爸。”从一开始，我就把这最硬的骨头留给她啃了。

她说：“好的，但你先要去对我爸说。”

我说：“好，我星期天晚上就对他说。”

76 星期天晚上到了，聚会完后我送她回家。她一直看着我。我看了看表，已经九点半了，我该回家了。她父亲查理正坐在书桌前打字，她母亲布兰巴太太在另一个角落里做着针线，就是拿钩子把那些东西都织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你们管那叫什么，反正她就是在那儿做这种活儿。厚普一直看着我，直冲我皱眉头，要我去找她爸。哦，我……我这个急哟！我想：“万一要是他说'不'，那可怎么办呀？”我开始往门口走，我说：“我想我该走了。”

77 我走向门口，她也跟我走到门边。她总是送我到门口说“晚安”。到了门口，她说：“你不告诉他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会说的，可我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”

她说：“我往里走时，你就叫他出来。”于是她就往里走，把我一个人留在门口。

我说：“查理。”

他转过头说：“有事吗，比利？”

我说：“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转过身来。布兰巴太太看看我，又看看厚普，然后又看看我。

我说：“你能出来一下吗？”

他说：“好的，我这就来。”于是他走了出来。

我说：“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，是吧？”

他说：“是很美。”

我说：“也很热。”

他说：“是很热。”他看着我。

我说：“你知道我一直很努力地工作，我的双手都起了老茧。”

他说：“比利，你可以娶她。”哦！“你可以娶她。”

78 我想：“哦，这可好了。”我说：“查理，你是认真的吗？”他说……我说：“我知道她是你的女儿，你又很有钱。”

他伸手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比利，听着，金钱并不是人生的一切。”

我说：“查理，我一小时只挣两毛钱，但是我爱她，她也爱我。查理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努力工作，即使双手长满了老茧，也要使她生活快乐，我会真诚地待她。”

他说：“我相信，比利。听着，比利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有钱就能幸福。只要你对她好就行了，我知道你会的。”

我说：“谢谢你，查理，我一定会的。”

这样，就轮到她告诉她妈了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跟她妈讲的，但我们终于结了婚。

79 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有，买不起任何家具。我想我们只有两三块钱。我们租了一套月租四块钱的房子，很小，很旧，有两间房。有人送给我们一张旧折叠床，你们见过那种老式的折叠床吗？我去商店买了一张小桌子和四把椅子，都还没有油漆，我们就赶紧给买了下来。我又找旧货商威伯先生，买了一个做饭的炉子，我花了七毛五分钱，然后又花了一块钱配齐了炉具。这样我们就

都置备齐了。我记得我自己动手油漆那些椅子时，还在上面画了些三叶草呢。尽管这样，我们还是很快乐。我们互相拥有对方，这就足够了。靠着神的慈爱恩典，我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一对小夫妻。

我发现，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世上的财物，而在于你对所拥有的是否知足。

80 不久后，神赐福给我们这个小家庭，我们有了一个小男孩，起名叫比利·保罗。他现在就在我们的聚会当中。不久，又过了大约十一个月，神又赐给我们一个女孩，起名叫沙仑·玫瑰，取自“沙仑的玫瑰”。

记得，我攒了一些钱，有一天，我打算去度假，到一个叫做波波湖的地方去钓鱼。在我回来的路上……

81 在这段时间…… 我没有谈到自己信主的过程，但简单地说，我归向了主，并在宣教浸信会，由罗伊·大卫博士按立，成为一名传道人，有了我目前在杰弗逊维尔事奉的圣堂，我在牧养那个小教会。我……

我牧养了那个教会十七年，分文不取，我不相信收…… 那里甚至连个奉献盘子都没有。我把从工作所得的十分之一放进教堂后面的奉献箱里，箱子上写着“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作在我身上了。”教会的贷款就是这样还清的。我们有十年期的贷款要还，结果不到两年就还清了。我从来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奉献。

后来我为那次度假攒了几块钱。厚普也在“美雅”衬衣厂工作，她真是个可爱的姑娘。今天她的坟上可能已经积满了雪，但她仍然活在我心中。我记得她努力工作，帮我积攒足够的钱好去那个湖里去钓鱼。

82 就在我从波波湖钓鱼回来的路上，走到印地安那州的密苏瓦卡和南奔一带，我开始注意到许多汽车后面都写着“只有耶稣”的标语。我想：“只有耶稣，这听起来很怪。”于是我开始注意这些标语，自行车、福特车、卡迪拉克等各种各样的车上，到处都写着“只有耶稣”。于是我跟着这些车后面，到了一座大教堂，才知道他们是属于五旬节派的。

我听说过五旬节运动，人们说他们是一帮在地上打滚、口吐白沫的圣滚轮，他们告诉我好多这种事，因此我不想与他们打交道。

我听见他们在里面大声的嚷嚷，我想：“我看我还是进去看看吧。”于是我停好了我的旧福特车，走了进去。他们唱的歌是你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过的！我发现他们中有两个大的教会，一个叫J.C.的P.A.，另一个叫W的P.A.，你们许多人可能还记得那些早期的教派，我想现在他们已经合并了，叫作联合五旬节教会。我听了他们一些教师讲道，他们站在那里，传讲耶稣是多么伟大，还有那些伟大的事，以及关于圣灵洗的事。我想：“他们在说什么呀？”

83 过了一会，有人跳起来开始说方言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。然后又有一些女人在那里玩儿了命地跑来跑去，后来他们所有的人都跳起来开始跑。我想：“哦，老兄，这些人可真是不懂教会规矩！”他们在那儿，又哭又喊等等，我想：“这都是帮什么人啊！”但是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坐在那里时间越长，就越喜欢那里，似乎有什么东西特别的好。我开始注意观察他们，他们还是继续着。我想：“我再忍耐一下吧，反正我靠近门口，如果有什么不对头，我拔腿就能跑出去，我知道我的车停在哪儿，就在拐角那边。”

84 接着我听说他们中的一些传道人是学者和学生，我想：“这不错啊。”

后来到了晚饭的时间，有人通知：“每个人都过来吃晚饭吧。”

可是我想：“等我算一算，我还有一元七角五分钱。”这只够我回家途中买汽油的。我那台旧福特汽车是一台挺不错的旧车，不算太坏，就像外边停的那一台，只不过用旧了。我相信我这台福特车一个小时能跑上三十英里，当然是这边十五，那边十五，加起来就是三十了。所以我想：“他们吃饭的时候我还是先到外面去吧，等他们吃完饭，我再来。”于是我留下参加了晚上的聚会。

85 台上有人宣布："请所有的传道人，不管什么教派的，都到台上来。"一共约有二百人上了台，我也上去了。主持人说："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不能让你们每个人都讲道，只能让你们走过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，介绍你的名字和从什么地方来。"

到我走过讲台时，我说："我叫威廉·伯兰罕，浸信会牧师，来自印地安那州的杰弗逊维尔。"说完就走到一边去了。

我听见其他所有人都自我介绍是"五旬节教派、五旬节教派、五旬节教派，W.的P.A.、P.A.J.C.，P.A.W.，P..."

我走下讲台时想："估计我看上去就像个丑小鸭。"于是坐下来等着。

86 那天他们有些年轻、优秀的传道人大有能力的传讲神的福音。然后他们宣布："今晚准备讲道的是……"我想他们称呼传道的为某某长老，而不是称某某牧师，是长老。他们请来的是一位老黑人，穿着老式的传道人外衣，我想你们都没见过那样的衣服，后面拖着长长的燕尾，领子是天鹅绒的。他头上只有一圈白头发了。这可怜的老人，就那样子走上了台，站在那里，转过身来。所有的传道人都传讲了关于耶稣以及他是多么伟大等等，而这位老人讲的是约伯记中的"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那时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"［伯38:4-7］

这可怜的老人。我想："为什么他们不让年轻的人上台讲呢？"那地方挤满了人。我想："干吗不让他们讲呢？"

87 这位老人一开始就讲在天堂里要发生的事，而不是讲在地上要发生的事。他从起初的神一直讲到耶稣从天边的彩虹那里再来降临。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讲道！当时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他跳的有这么高，两只脚后跟碰在一起，肩向后仰，并踮着脚尖走下讲台来，说："你这里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我讲道。"虽然他的讲台比这个讲台还大。

我想："如果圣灵能使这么一个老人有这样的举动，那么若是圣灵降到我身上又会怎么样呢？也许我也需要一些这样的东西。"那老人刚出来的时候，我非常可怜他；可当他下来时，我却非常可怜我自己。我目送着他走下讲台离开那里。

88 那天晚上我走出教堂时，我想："明天早上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谁，从哪里来。"于是我把裤子压好，准备在玉米地里睡觉。我花一个硬币买了一整条不太新鲜的面包。那里有水龙头，我可以喝水，这样我就可以多撑一会儿。所以我就喝了点水，吃了我买的面包，然后又喝了些水。之后我走到玉米地里，从车上取了两个坐垫下来，把我的泡泡沙裤子夹在中间，把它压平。

那天晚上我几乎整夜祷告。我说："主啊，我看到的是怎么回事呢？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虔诚的人。主啊，帮我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"

89 第二天早晨我又去那里，我们被邀请吃早餐。当然，我不会与他们一起吃早餐，因为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放在奉献箱里。我就回去吃了我头天剩下的面包，然后进去坐了下来。他们有个麦克风，拖着电线挂在那里。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玩意儿，很有些害怕。他们中有个人拿下话筒，说："昨天晚上在讲台上有一位年轻的浸信会牧师。"

我想："坏了，我要成为他们'研究'的对象了。"

那人又说："他是上到讲台上来的最年轻的牧师，他姓伯兰罕，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吗？请他上台来，我们想请他传讲今天上午的信息。"

90 哦，糟了！我只穿着一件T恤衫，泡泡沙裤子。你知道，我们浸信会的牧师是必须穿西装才能上讲台的。于是我坐着不敢动。当时他们正在北方举行一次国际性的聚会，因为要是在南方，黑人就不能参加了。他们那里有黑人，我是南方人，我那时自我感觉还挺好的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。那天早上坐在我旁边的恰恰是个黑人，我坐下来看了他一眼，心想："原来他也是我的弟兄。"

台上的人又在问："有谁知道威廉·伯兰罕在哪里吗？"我就像这样缩在座位里。那人把麦克

风拉近一点，又问了一次：“外面的人知道威廉·伯兰罕在哪里吗？请告诉他，我们想要他今天早上上台传讲信息，他是从印地安那南部来的浸信会牧师。”

91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，缩在那里，反正没有人认识我。我旁边的黑人转过头来，看看我，说：“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”

看来，我要么就撒谎，要么就得承认。于是我对他说：“你低下头。”

他说：“先生，什么事？”

“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我……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。”

他说：“那你还不赶快上去。”

我说：“不行呀。你看，我穿这么一条旧泡泡沙裤子和这件T恤衫，我怎么能上台呢？”

他说：“他们才不管你穿什么呢，上去吧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你不要动，也别出声。”

不一会儿，广播里又以更大的声音喊到：“有谁知道威廉·伯兰罕在哪里吗？”

我旁边的那位黑人大声喊道：“他在这儿，他在这儿，他就在这儿！”啊，我的天，我只好站起来，穿着那件T恤衫。

92 台上那人说：“上来吧，伯兰罕先生，我们请你讲道。”哦，我当着所有的人的面，我穿过这些人，走了上去。你知道，我满脸通红，耳朵发烧。我走上去，穿着泡泡沙的裤子和T恤衫，一个传道人，浸信会的传道人，竟然这样走到了麦克风前，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。

我站在那儿，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知道有这个安排。”我紧张的说话都结巴了。我翻到《路加福音》第16章，从中得到了一个主题：“他在阴间举目观看，他哭了”。我开始传讲，讲了一会就觉得好多了。我说：“那个富人在阴间，他哭了。”那短短的三个字“他哭了”，就像我其它的讲章一样，例如“你信吗？”“向岩石说话”等等，你们已经听过我讲的这些信息。我说：“他哭了。那里没有孩子，阴间肯定没有孩子，他哭了。”我继续说：“那里没有鲜花，他哭了；神不在那里，他哭了；基督不在那里，他哭了。”然后我也哭了，像什么东西抓住了我。哦，以后的事我就都不知道了，等我清醒过来时，我已经站在外面了。人们尖叫着、哭着、喊着，我也是。我们真是太高兴了。

93 在外面，有一个戴着德州大牛仔帽、穿着大皮靴的人向我走来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某某长老。”

一个传道人，穿着牛仔服、牛仔靴。我想：“看来，我的泡泡沙裤子似乎还不太糟。”

他说：“我想请你到德州来给我举办一次奋兴会。”

我说：“好的，先生，请让我记下来。”于是我在本子上记了下来。

又来了一个人，他穿着打高尔夫球时穿的那种灯笼裤，他说：“我是来自迈阿密的某某长老，我很喜欢你”

我想：“嗨，可能服装真的不重要。”我看着他的穿着，心想：“不错吗。”

94 我记下这些邀请，就回家了。妻一见我就说：“比利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”

我说：“我遇到了一群精英，哦！你肯定没见过这么好的人，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不会害羞。”哦，我就告诉了她全部的经过。我说：“亲爱的，你看，这一大堆都是他们给我的邀请信。”

我妻子说："他们不是疯子，是吗？"

我说："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疯子，但他们有我需要的东西。"明白吗？我说："这一点我是很肯定的。"我说："我见到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又变得年轻了。"我说："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传道，我从没见到有浸信会的人这么讲道。他们讲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又双膝跪地，再站起来，喘口气，继续讲，声音大得连两条街外都能听见。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讲道。"我说："他们会说一种无人知晓的方言，另一个人就翻出来，我从没有听见过这种事。我说："你愿意跟我去吗？"

厚普说："亲爱的，我嫁给你时，就决定跟随你，只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。我跟你去，我们去告诉家里人吧。"

我说："那好，你去告诉你妈，我去告诉我妈。"于是我就去告诉了我妈。

我妈妈说："当然可以，比利，不管主呼召你去做什么，你就去吧。"

95 布兰巴太太要我去她那里，我就去了。她一见我就说："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啊？"

我说："哦，布兰巴夫人，你从来没见过那样的人。"

她说："冷静点！冷静点！"

我说："是的，夫人，对不起。"

她说："你知道那些人是一帮圣滚轮吗？"

"不，我不知道，夫人。但他们人都很好。"

她说："我要说的就是这个，难道你想把我女儿带到那种人中间去吗？简直荒唐！那些人只不过是其它教会扔出去的垃圾！你绝对不能把我女儿带到那种地方去。"

我说："布兰巴太太，可是在我心里，我感到是主让我去他们那里的。"

她说："回到你的教会去，直到他们能给你提供一套牧师公寓，等到你活得像个正常的男人，你就不会想带我女儿到那种地方去了。"

我说："是的，夫人。"就转身出了门。

96 厚普开始哭起来，她跑出门对我说："比利，不管妈妈说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"神祝福她的心。

我说："哦，亲爱的，不要紧的。"

我就这样放弃了。因为布兰巴太太不让她的女儿与她所认为是垃圾的人在一起，所以我就把这事放到一边了。这是我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。

97 不久，几年之后，那是我孩子出生后的事了，1937年发生了一场水灾，发生了一场水灾。那时，我在巡逻队工作。洪水冲垮了房子，我尽力把人们从洪水中救出来。那时我妻子生了病，她得了肺炎，病得很重。他们把她带出来，普通的医院都已经满了，我们没法让她住进去，所以我们只能把她送到政府，他们在那里有个房子。后来他们又把我叫回去。我是在河边长大的，又是有经验的水手，所以我得尽力将人们从洪水中抢救出来。后来，我……

98 他们召我来说："在切斯纳街有一座房子要被洪水冲垮了，有个母亲和一群孩子在里面。你看看你的摩托艇能不能进去救他们。"我说："好的，我会尽力的。"

于是我开船迎着浪头冲上去。那里的河堤已经崩塌了，洪水冲击着整个城市。我玩儿了命地驾着船，穿街过巷，最后终于到达了那地方。我接近那旧河堤时，洪水汹涌地冲过来。我听见有人喊

叫，我看见一位母亲站在一幢房子的门廊上，洪水一浪高过一浪。我先是拼命地朝着这个方向冲过去，然后碰到水流后，就退回来，靠在房子边上。我及时地把船停住，系在门廊的柱子上。我跑进去，抓住那位母亲，把她拉到船上，还有她的三个小孩。我松开缆绳，开着船顺流而下，将船靠在离市区一英里半远的岸边，把她送上了岸。当我靠岸时，那位母亲已经晕过去了，她开始……她叫着："我的宝宝！我的宝宝！"

99 我以为她是指还有一个孩子在那所房子里。哦，在他们还照顾她的时候，我赶紧又开着船回去了。事后我才知道，她只是想知道她孩子在哪儿，她有一个大约三岁的孩子，但我以为她指的是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儿。

于是我开船又回到了那所房子。我下了船，进了房子，但是怎么也找不着婴孩。这时门廊塌了，房子也倒进洪水中。我飞快地跑出去，抓住了系着我船的那根柱子，爬上了船，把绑着的绳子解开。

100 这次我被冲进了河的干流上，那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了，天上雨雪交加。我抓住起动马达的绳索用力拉，想把船发动起来，可是却发动不了。连试了几次，还是发动不了。这时我已被洪水冲得越来越远，眼看就要冲到瀑布里去了。这下我可真急了！我想："哦，我完了！我要死了！"我拼了命地拉绳子，我说："主啊，求你不要让我就这么死呀！"我拉呀，拉呀。

这时一句话浮现在我脑海里，"你不愿去找那群'垃圾'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"明白吗？

101 我把手放在船帮上说："神啊，求你可怜我，不要让我就这样丢下我的妻子和孩子，她们还生着病啊！求求你啦！"我不停地拉着拉着，可就是无法启动。这时我已经能听见瀑布的咆哮声了，再过几分种我就会掉下去了！我说："主啊，如果你能原谅我，我向你保证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"我跪在船上，雨夹着雪打在我的脸上。我说："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都行！"我再一次用力拉绳，引擎启动了。我赶紧把油门推到最大，我终于回到了岸上。

我回去找到那辆卡车，巡逻队的卡车，我想到……他们有人告诉我说："嗨，政府楼被水冲走了。"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在里面呢！

102 我赶紧去到政府楼那里，看到洪水淹了那个地方已经有十五英尺深了。有一位少校在那里。我说："少校，医院到哪里去了？"

他说："别担心，你有家人在里面吗？"

我说："是的，我生病的妻子和两个孩子。"

他说："他们都被疏散在一列货物列车上，开往查尔斯顿去了。"

我跑去找到我的船……我是说找到我的车，我的船绑在车后面，我向查尔斯顿开去。河水已经漫出了河堤有两英里半或三英里宽了。整夜我都在寻找……有人说："那列货车在高架桥那边被冲出了轨道。"

后来我自己也被困在一个小岛上整整三天。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想那些人到底是不是垃圾。但想得最多的还是："我妻子在哪里？"

103 几天后，我离开了小岛，穿过了洪水，终于在印地安那州哥伦布市的一个浸信会礼堂里找到了我妻子。他们把那个礼堂改建成了医院，里面用政府资助的小行军床设置了一些病房。我冲进去，大声喊着："厚普！厚普！厚普！"我看见了她，她躺在那病床上，已经染上了肺结核。

她举起那双骨瘦瘦如柴的手说："比利。"

我扑向她，叫道："厚普，亲爱的。"

她问我："我很难看，是吗？"

我说："不是的，亲爱的，你看上去很好。"

104 六个月来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她的生命，但她还是越来越虚弱。

有一天我在巡逻，对讲机是开着的，我听见有人喊："威廉·伯兰罕，请速到医院，你妻子病危！"我立即亮起警灯，响起警报，调转车头，飞似的向医院开去。我到了医院，停下车，冲了进去。我看见了在一起钓鱼的伙伴山姆·阿戴尔医生，我们从小就一起玩。

山姆·阿戴尔医生，就是不久前在异象中提到的那位，异象说到有关他诊所的事。他说，若有任何人怀疑那异象是否真实，都可以给他打对方付费的电话来向他查询。

105 他像这样走出来，手上拿着帽子。他一看到我，就哭了起来。我跑向他，抱住他，他也抱住我，说："比利，她要走了。"他说："对不起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请了专家会诊，想尽了办法。"

我说："山姆，她决不会走的。"

他说："她就要走了。"他说："比利，不要进去了。"

我说："我一定得进去，山姆。"

他说："别进去，求你别进去。"

我说："让我进去！"

他说："那我跟你一起进去。"

我说："不用了，你呆在外面，我要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跟她在一起。"

他说："她已经没有知觉了。"

106 我走进了病房。护士坐在那里，她在那儿哭，她跟厚普是同学。我看过去，她哭了起来，用手捂着脸走了出去。

我看着厚普，摇她。她躺在那儿，她的体重已经从一百二十磅降到六十磅了。我摇着她。我就是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当时所发生的事。她转过来，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望着我，她微笑着说："比利，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呢？"

我说："亲爱的，我刚刚拿到了钱。"

107 我那时必须得上班，因为我们已经欠了几百块钱的医疗费付不起，所以我不得不工作。我白天只能来看她两三次，当她病情不断恶化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都来陪她。

我说："你说'我叫你回来'是什么意思？"

她说："比利，你传讲过它，你谈论过它，但你却不知道它是什么。"

我说："你在说什么呀？"

她说："是天堂。"她说："看，有些人正护送着我回家。那些男人、女人都穿着白衣。"她说："我很轻松、很平静，有美丽的大鸟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。"她说："不要以为我在说胡话。比利，我要告诉你我们所犯的错误。"她说："你坐下。"我没有坐，我握着她的手跪在床前。她说："你知道我们错在哪儿吗？"

我说："是的，亲爱的，我知道。"

她说："我们不应该听妈妈的，那些人是对的。"

我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她说：“答应我，你要去到那些人当中，因为他们是对的。把我的孩子也抚养成像他们那样。”她说：“我要告诉你一些事。”她说：“我就要死了，但我并不怕死，那里太美了，只是我舍不得离开你。比利，我知道你还要抚养两个孩子，答应我，你不要单身让我孩子风里来雨里去的。”对一个刚二十一岁的母亲来说，这的确是她所牵挂的。

我说：“我不能答应你，厚普。”

她说：“你一定要答应我。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，你记得那支来福枪吗？”我特别喜欢枪。她说：“那天你想买那枝来福枪，但不够钱付定金。”

我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我一直在存钱，将零钱攒起来，想为你付那枝枪的定金。等这些事过去以后，你回家，在折叠床的背后贴了一个纸袋，那里有我存的钱。答应我，你要买那枝来福枪。”

当我找到那一元七角五分钱硬币时，你想象不到我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滋味。我买下了来福枪。

108 她说：“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去福特韦恩之前，我叫你到城里去帮我买一双长丝袜吗？”

我说：“记得。”

我当时钓鱼回来，她说……我们要去福特韦恩，我那天晚上要讲道。她说：“我告诉过你，有两种不同的长统袜。”有一种叫做“雪纺”，另一种叫什么来着？叫人造丝，对吗？雪纺和人造丝的。不管是哪一个，但雪纺是最好的，没错吧？厚普对我说：“你给我买雪纺的，要连裤的。”连裤的就是在长统袜顶部又加了一点东西，对吗？我对女人的东西一窍不通。

我在街上一边走，一边念叨着：“雪纺，雪纺，雪纺……”生怕我忘了，就一直说：“雪纺，雪纺，雪纺。”

有人跟我打招呼：“你好，比利！”

我说：“你好！你好！雪纺，雪纺，雪纺……”

我走到拐角处遇见了思博先生，他说：“你好，比利，你知道这边靠最后一个桥墩，那里的鲈鱼咬钩啦。”

我说：“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”

他说：“是的。”

等我们分手后，我想：“我要买什么来着？”我已经忘了。

109 我认识一个叫西尔玛·福特的女孩，她在一毛钱店工作。我知道她们那里有卖女人的长统丝袜，于是我就上她那里说：“你好，西尔玛。”

她说：“你好，比利，你好吗？厚普好吗？”

我说：“很好。西尔玛，我要为厚普买一双袜子。”

她说：“厚普不穿袜子的。”

我说：“她穿的，她当然穿了。”

她说：“恐怕你是要买长统丝袜吧？”

我说：“哦，对对，就是买一双长统袜嘛。”我想：“哎，又露馅儿了。”

她说："那么她要哪一种呢？"

我想："这下可麻烦了。"于是就说："你们有哪一种呢？"

她说："我们有人造丝的。"

110 我根本不懂得人造丝与真丝有什么区别，听起来都差不多。我说："对对，就要人造丝的，给我来一对，要连着的。"我说错了，叫什么来着？连什么？连裤。我说："给我来一双。"

她拿了一双给我，才三毛钱，可能是两、三毛钱，比厚普说的价钱便宜了一半，于是我就说："好，那就拿两双吧。"

111 我回到家，对厚普说："亲爱的，你们妇女用品的商店都在大减价。"你知道作丈夫的总是喜欢夸耀。我说："你看，我用你买一双的价钱买到了两双。这可是我的本事。你知道，是西尔玛卖给我的，可能她给我打了五折。"

厚普问："你买的是雪纺的吗？"

"当然啦，老婆。"反正我听着两个名字都差不多。

112 她对我说："比利。"我当时有点奇怪的是，到了福特韦恩之后，她又去买了另一双长统丝袜。她对我："比利，你买的那两双是老年人穿的，我送给你妈了。很抱歉我这么做。"

我说："亲爱的，没关系。"

她又说："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过。"她还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发生的事。我一直握着她可爱的手，就这样神的天使将她接走了。

113 我回到家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晚上躺在那里，听见什么东西响，我想大概是老鼠在我们放报纸的旧炉子里吧。我用脚把房门关上，门背后还挂着她的睡袍，可此刻她却躺在太平间里。又过了一会，有人叫我："比利！"我听出是法兰克·布罗依弟兄，他说："你的孩子不行了。"

我说："我的孩子？"

他说："是啊，沙仑·玫瑰不行了。医生已经在那里了，说她得了脑膜炎，是吃奶的时候从她母亲传染的。她快要死了。"

114 我跳上车，往医院开去。我那可爱的小宝贝就躺在那里，他们已经把她送进了医院。

我找到了山姆医生。他说："比利，不要进去，会传染的，你要为儿子比利·保罗想想。你女儿不行了。"

我说："医生，我一定得看看我的孩子。"

他说："不行，你不能进去。她得的是脑膜炎，比利，你会把它传给比利·保罗的。"

115 我一直等到他出去了。我无法再面对女儿的死，她的母亲还躺在殡仪馆里。我告诉你，"违背者的道路，崎岖难行。"［箴言13:15；中文合和本译为"奸诈人的道路，崎岖艰难"］等山姆和护士都出去了，我便溜进了房内，走进地下室。那是一间小医院。我女儿是在一间隔离区里，苍蝇就落在她的眼睛上，他们用一种我们称为蚊帐纱的东西罩在她的眼睛上。当她抽筋时，她的小胖腿和小手上下抽动着。我看着她，她才八个月大，正是招人爱的时候。

116 她的母亲总是把她放在院子里一个三角型的推椅里。我回来一按喇叭，她就"咿咿呀呀"地叫着要我抱。

这时我的小宝贝躺在那儿，快死了。我看着我的小宝贝，说："沙仑，你还认得爸爸吗？还认识爸爸吗，沙仑？"

当她看……她受了太多的痛苦，甚至那漂亮的蓝眼睛已经变成斗眼了。看到这一切，我的心都被撕碎了。

我跪了下来，说："主啊，我做了什么？难道我没有在街头巷尾传你的福音吗？难道我没有尽力吗？不要转脸不看我。我从来没有称那些人是垃圾，是我的岳母叫他们垃圾。我后悔，但一切都已经发生了，饶恕我吧！不要把我的孩子也带走。"我祷告的时候，我看见好像有一块黑布笼罩下来，我知道神拒绝了我的祷告。

117 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、最黑暗的时刻。我站了起来，看着我的女儿，我想……这时撒但把这种想法放在我的思想中，它说："瞧你，你这么努力地传道，过这么圣洁的生活，怎么到了你自己的孩子要死时，你的神却掩面不看你呢？"

我说："是啊，如果神不能救我的孩子，那么我就不……"我停住了。我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然后，我说："主啊，你把她赐给了我，你又把她取走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！即使你把我也取走，我还是依然爱你。"

我把手放在女儿身上，说："神祝福你，宝贝儿，爸爸多想把你养大，爸爸真是全心想把你养大，成为爱主的孩子。但天使要来接你去了，宝宝。爸爸会把你放在妈妈的怀里，把你跟妈妈埋在一起。总有一天，爸爸会再见到你们的，你和妈妈在那里等着吧。"

118 孩子她妈临死时，说了最后一句话："比利，继续传道。"

我说："我会的。"她说……我说："若主在我传道时来的话，我就领着孩子一起去见你。如果我活不到主再来，我会埋葬在你的身边。当你看到那些人来到天堂时，你就站在天堂大门的右边，就站在那里，大声叫：'比利！比利！比利！'使劲地喊，我会在那里与你相会。"我吻别了她。已经二十多年了。我今天仍然站在福音的前线，我和我妻子约好了，我会与她相会。

119 我抱起我死去的女儿，把她放在她妈妈的怀里，埋葬在公墓里。我站在那里听卫理会的传道人史密斯弟兄主持葬礼，他说："尘归尘，土归土……"我想："心归心。"她就这样去了。

事后不久，有一天早晨我带儿子去墓地。他那时还很小，我不得不既当爹又当妈。这就是我们两人相依为命的原因。因为穷，我没法在夜里生火给他热奶，我就把他的奶瓶放在我背后，用体温来保暖。

我们像好伙伴儿一样粘在一起。当有一天我要离开这福音战场的时候，我会将神的道递给他，对他说："比利，继续持守这道！"有些人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我老是把他带在身边，我无法离开他，他已经结了婚，但我一直记着厚普交代给我的话："与他在一起。"我们就像好伙伴儿一样粘在一起。

120 记得那时候我上街也夹着奶瓶，以备他哭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跑到后院里（厚普快要生他时，那时她高兴坏了，因为她自己还是个孩子。）我在那棵老橡树下走来走去，比利哭着要妈妈，可我不能带他去找妈妈，我抱起他来，说："哦，乖儿子……"

他说："爸爸，妈妈去哪儿啦？你把她放到地里面去了吗？"

我说："没有，亲爱的，妈妈很好，她在天上。"

121 他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听的心都要碎了。他哭着，当时已经是傍晚了，我把他抱在肩膀上，这样拍他哄他。他说："爸爸，求你把妈妈带回来吧。"

我说："亲爱的，我不能把妈妈带回来，耶稣……"

他说："那就叫耶稣把妈妈送回来吧，我想妈妈。"

我说："乖孩子，总有一天我和你都要去见她的。

他不哭了，说：“爸爸！”

我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他说：“我看见妈妈站在白云上。”

哦，我的心像刀割了一样！我想：“哦！'我看到妈妈站在白云上。'”我几乎都晕了过去。我把他搂在怀里，低着头，走进了屋里。

122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但我没法忘记，我试着努力工作，我不能忍受回家的痛苦，那里已不再是我的家了。我以前愿意回家，虽然那里除了一些破烂的家具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但那是我和她一起分享过的，它曾经是我的家。

我记得，那时我在公众服务处工作。有一天，我要爬上电线杆去修理一个挂在那里的，老化的次级线圈。当时天色很早，我爬上了那十字形的电线杆。（我总是无法忘掉我的女儿，我可以面对妻子的去世，却接受不了那个小婴孩的死，她才那么小。）我在电线杆上唱着：“在远方的山上，耸立着古老的十字架”电流经过初级线圈进入变压器，从次级线圈流出。我当时悬挂在电线杆上，偶然一看，太阳从我身后升起，我张开两手，我的影子就像一个在山上的十字架。我想：“是的，正是我的罪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。”

123 我说：“沙仑，亲爱的，爸爸多想再看看你啊，多想再把你搂在怀里啊，我的小宝贝。”我都快疯了，我这样已经有好几个礼拜了。我脱掉了胶皮手套，旁边就是两千三百伏的高压电。我脱掉了胶皮手套，我说：“神啊，我不愿意这么做，但我实在是个懦夫。沙仑，爸爸马上就来见你和妈妈了。”说完我就脱去手套，把手放在两千三百伏的高压电线上。平常你要是这么做，一定会给烧得一点血都没有了。我脱掉了手套，这时什么事发生了。当我醒来时，我发现我坐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脸痛哭。这是神的恩典，否则我今天也肯定不会在这里举行医治聚会了。这是神在保护他的恩赐，不是我。

124 我回家了，不干了，我把工具一扔，说：“我要回家了。”

我在家四周转了转，拾起了邮件，天气还有些冷，我进了屋。我们有个小房间，我就睡在那里的小行军床上。窗外都结了霜，旁边是个旧炉子。我拿起邮件，一眼就看到了我女儿的八毛钱圣诞节储蓄券，上面写着“沙仑·玫瑰·伯兰罕小姐收。”看到这个，我心里又翻腾开了。

125 我曾经做过猎场看守员。我把手伸进箱子里，从套子里取出了我的手枪。我说：“主啊，我……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……我要死了，我……我这是活受罪啊！”我一拉枪栓，枪口顶着我的脑袋，跪在阴暗房间的小床上，我说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……”我用力扣动了扳机，我说：“…… 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”枪没有响！

我想：“哦，神啊，难道你要把我撕成碎片吗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难道我想死都不行吗？！”我把枪扔在地上，枪响了，子弹射穿了墙板。我说：“神啊，为什么我不能以死来得到解脱呢？我实在受不了啦，帮帮我吧！”我扑倒在那又脏又破的小床上号啕大哭。

后来，我一定是睡着了。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是睡着了，还是怎么了。我一直渴望去西部，也一直渴望有一顶西部牛仔帽。我父亲年轻时驯过马，我总想有一顶那样的帽子。底马·沙克林弟兄昨天给我卖了一顶这样的帽子，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这种西部的牛仔帽。

126 我想我是走在大草原上，唱着那首歌：“马车上的一个轮子破了，牧场上挂着'出售'的牌子。”走着走着，我看到一辆有篷的旧马车，就像一个古老的草原篷车，轮子已经破了。当然，那象征着我破碎的家庭。等我走近了，我看见那里站着一位非常美丽的年轻姑娘，大概有二十岁，银白色的头发飘动着，蓝眼睛，穿着白衣裳。我望着她说：“你好。”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她说：“你好，爸爸！”

我回过头说：“爸爸？为什么叫我爸爸？小姐，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，我怎么能是你的爸爸呢？”

她说：“爸爸，你只是不知道你在哪儿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她说：“这里是天堂，在地上我是你的小沙仑。”

我说：“哦，亲爱的，那时你只是一个小婴孩呀。”

她说：“爸爸，小婴孩在这里就不再是小婴孩了。这里的人是不朽的，不变老也不长大。”

我说：“哦，沙仑，亲爱的，你……你已经是个漂亮的大姑娘了。”

她说：“妈妈在等你。”

我问：“在哪儿？”

她说：“就在你上面的新家。”

我问：“新家？”伯兰罕的家族都是到处流浪的，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家。我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从来没有家。”

她说：“爸爸，但在这天上你有一个家！”我不想像个孩子，但这一切对我都太真实了。［伯兰罕弟兄哭了起来］我一想到这里，当时的情景就都出现在我眼前了。她说：“爸爸，你在这里有一个家。”我知道我在那里有一个家，有一天我会去那里。沙仑又说：“我的哥哥比利·保罗在哪里？”

我说：“几分钟前我把他放在布罗伊太太那里了。”

她说：“妈妈要见你。”

127 我转过身来，看到有许多雄伟壮丽的宫殿，神的荣耀环绕着它们。我听见天使的唱诗班在唱：“我的家，甜蜜的家。”我踏上长长的台阶，使劲地跑着。当我到了门口，厚普站在那里，身穿白袍，黑黑的长发垂在背后。她张起双臂，像我每次疲惫的下班回家时，她习惯做的那样。我抓住她的双手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在那边看见沙仑了，她成了漂亮的大姑娘了，不是吗？”

厚普说：“是呀，比尔。”她说：“比尔”，她用双臂抱着我的肩膀，开始轻轻拍着我，说：“不要再为我和沙仑担心了。”

我说“亲爱的，我做不到。”

她说：“你看，沙仑和我都比你好多了，别为我们担心了，答应我，好吗？”

我说：“厚普，你和沙仑走了之后我很孤独，比利一直哭着要找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
她说：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比尔。只要你答应别再挂念我们了。你坐下来，好吗？”我环顾四周，见有一把大椅子。

128 我记得，我曾经想买一把椅子。我就要结束了。我们只有吃饭用的那种旧的木餐椅，那是我们唯一可以用的椅子。我们想买一张那种能向后靠的椅子，我忘了叫什么了，可能是叫安乐椅。这种椅子需要十七块钱，可以首期付三块，之后每周付一块钱。后来我们买了一个。哦，每当我回到家……我白天要工作，晚上就跑到街上，到各种可以传道的地方去传道，直到半夜。

有一次我们拖延了付款，我们付不起了，欠款越积越多，终于有一天，他们来人把椅子搬走

了。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晚上，厚普为我烤了樱桃馅饼。我可怜的妻子，她知道我会很失望。吃完之后，我问她：“亲爱的，你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呀？”

她说：“哦，我让邻居家的孩子们给你挖了一些钓鱼的虫子，我们去河边钓一会鱼好吗？”

我说：“好的，不过……”

129 她开始哭了起来，我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我猜大概是椅子的事，因为他们已经通知过我，若再拖延付款他们就会来搬椅子。而我们实在付不起每周一元的费用，我没钱付。她伸开双臂抱住我，我走到门那边一看，椅子已经不见了。

在那里，她告诉我：“你记得那张椅子吗？比利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，亲爱的，我记得。”

她问：“这是你一直想要的，是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这把椅子他们再也搬不走了，这把椅子已经付清钱了。坐下吧，我有话跟你讲。”

我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”

她说：“比利，答应我，别再牵挂我们了。你现在就要回去了。”她说：“答应我不要再担心了。”

我说：“厚普，我做不到。”

130 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漆黑的房间里。我四下看看，我能感到她的手臂还搂着我。我说：“厚普，你就在这房间里吗？”

她拍拍我说：“比利，你要答应我，再不要挂念我们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
然后她拍了我两三下，就离开了。我跳起来，打开了灯，四处寻找，但她已经消失了。她离开了这里，但她没有死，她依然活着，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。

131 不久前，在复活节的一天早晨，我和儿子带了一些鲜花给他母亲和妹妹。我们站在那儿，我儿子哭着说：“爸爸，我妈妈在这下面。”

我说：“不，亲爱的，她不在这下面，妹妹也不在这下面，这里只是个封闭的坟墓，但在海那边，耶稣复活的地方有一个开着的坟墓。总有一天，耶稣会来，他会带你妈妈和妹妹一起来。”

朋友们，我今天还在战场上，我……我不能再说下去了。我……［伯兰罕弟兄哭了起来］神祝福你们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

132 哦，主啊，许多时候，我相信人们不能理解我所说的，他们认为这些经历很轻松。但当那个伟大的日子来到，耶稣会来，所有这些悲伤的眼泪都会被擦去。天父啊，我求你帮助我们为那一天作好准备。

那天早上，我在她脸上吻别时作了最后的承诺，到那时，我要同她在那里相会。我相信她会站在柱子旁，呼唤我的名字。从那以后，主啊，我就一直真诚地信守着那个诺言，努力把福音传向世界各地。现在我渐渐老了，累了，已经疲惫不堪了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最后一次合上这本圣经。主啊，保守我忠实的持守那个诺言，让你的恩典一直保守着我。主啊，让我不看这世上的东西，只为那天上的事物而生活。帮助我使我诚实。我不求舒适的花床，不，我的基督在痛苦中死去，其余的人也都这样死去。我不求任何舒适的东西，只求你让我诚实，真诚。主啊，让人们爱我，这样我就

可以带领他们归向你。有一天，当一切都过去时，我们会在常青树下团聚，我要拉着她的手，一起走到人们面前，把她介绍给“安琪拉教会”和其他的弟兄姐妹，那一定会是个伟大的时刻。

我祈求你的怜悯临到这里的每个人身上，主啊，这里有些人可能还不认识你，但他们可能有心爱的人在海的那一边。主啊，如果他们还从来没有实现他们的诺言，让他们现在就来实现吧。

133 当我们还低着头的时候，我想知道今天下午在这个大礼堂里，有多少人会说：“伯兰罕弟兄，我也想见到我亲爱的人，在河那边有我心爱的人？”也许你曾许下诺言要与他们相会，也许那天你在坟墓前对你的母亲说“再见”，也许你对你的妹妹说“再见”，也许你对你的父亲或其他在坟墓里的人，许下了诺言要与他们再相会，而你却没有做好准备，你不认为现在就是该你做好准备的时候了吗?

请原谅我断断续续的讲话。但，哦，朋友们，你们不能体会，你们不知道这是多么大的牺牲！而这连我生平故事中的一点点都算不上。

134 你们有多少人愿意站起来，走到这里来接受祷告，说：“我想要与我心爱的人相会？”请站起来，走到台前。如果有人还从未做过这种准备，你愿意现在就做吗？神祝福你，先生。我看到一位年老的黑人走出来了，别的人也来了。楼上的人，走下来，走到过道上来。还有你们想在祷告中被纪念的人，请站起来。对了，勇敢的站起来！很好，站起来！不管你在哪里，只要说：“我的父亲在那边，我的母亲或别的亲人在那边，我要去见他们，我要在平安中与他们相会。”就请站起来！站起来！会堂中到处都是站起来的人。请站起来说：“我要接受。”

135 神祝福你，这位女士。神祝福你，后面的人。主祝福你，先生。楼上的人，神祝福你们。当圣灵在这里，在我们心中动工、破碎我们的时候，请全体都起立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

你知道吗？今天的教会需要的就是破碎。我们需要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有时我们顽固的、人为的神学理论并不管用，我们需要的就是真正的破碎，真心向神悔改，对神谦卑温柔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低头祷告。

136 哦，主啊，是你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使信你的人凭着信心、相信而得以称义。主啊，我为站着要接受你的人祷告，祈求你的宽恕临到他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为这些要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、君王和爱人的人们祷告。可能他们的妈妈、爸爸或什么人已经在河的那边，等待着与他们相会。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他们有一位救主在等待着他们。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，过犯得以涂抹，愿他们的魂在羔羊的宝血中得到洁净，愿他们从今天起生活在平安里。

在那荣耀的日子，当世上的一切都结束了，愿我们聚集在你的家中，在那永不再分离的家里，与那边等候我们的亲人相会。我将他们交托给你，“坚心倚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”［赛26:3］主啊，求你垂听，将他们都交托给你，奉你的儿子、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
137 神祝福你们。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看见你们站在那里，他们在几分钟后会到你们那里去。

那些想收到祷告卡的人请不要动。比利、吉尼弟兄和利奥弟兄在哪里？在后面吗？几分钟后他们会分发祷告卡。弟兄会祷告来疏散听众，并发放祷告卡。迟些我们就会回到这里为病人祷告。好的，弟兄。

www.messagehub.info

传讲人

威廉 · 马利安 · 伯兰罕

“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……” 启示录10:7